



還沒感覺到秋夜的涼意，落下的紅色楓葉也還未見蹤影，鉄坂為期一週的夏末祭已經來臨。夏末祭理所當然是在夏末舉行，也預告了秋天的到來。按照數百年的傳統，慶典以盛大絢麗的煙火為最後一天畫下句點，而每年的煙火總是美不勝收、讓人讚嘆不已。不過，這樣的傳統卻總讓霧子家守感到有些傷感。由於霧子的母親是族長島田宗次郎的劍術老師，而她的父親則親手打造了族長所使用的刀刃，所以她從小就常到島田家的城堡作客。在她小時候，每年從城堡的陽台上看見煙火在空中炸開、噴濺出五顏六色的火花時，她總是目瞪口呆，覺得這一定是魔法。站在她身旁是島田的兩個兒子，那個有著遠大抱負、即將在未來承接重責大任的男孩是半藏，而那個常常趁島田的眾多僕從不注意時為她偷來糖果的，就是源氏了。「這裡是全市最好的觀賞地點。」島田家的哥哥說道，而這樣的說法一點都不為過。

但是那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島田家的族人在近十年前就已經四散，而他們家的城堡也換了新主人。

「要是這場煙火不是今年的最後一場煙火就好了。」當涼太、伸人

、咲良還有她一起跟著人群走回鎮上時，霧子承認道。

「誰知道？說不定今年還會有機會呢。」涼太淺笑著說道。涼太當時在剛山拉麵做外場的工作。雖然這份工作並不是非常理想，不過他藉著地利之便，偷聽到某些相當有意思的談話內容。自從島田家失勢、那個讓鉄坂居民人人自危的犯罪組織出現後，涼太和他的好朋友們便決心要給這幫壞蛋一點顏色瞧瞧，而這些得來不易的資訊也派上了用場（雖然不見得完全合法）。

在島田家族離開後，橋元家族很快就取而代之，

填補權力空缺。從他們初來乍到至今已經有十年了，而他們控制當地人民的手段卻是越來越嚴厲。

橋元家族的資金來源光是用「黑錢」來形容可能還不夠——他們不只從事違禁品交易，甚至連某些骯髒的勾當也來者不拒。常常有些不慎撞見他們的人被送進了醫院，說是不小心從高處「摔下來」，受了傷。他們告訴觀光客說，城鎮由於傳統的緣故，晚上不對外開放。事實上，這是因為在橋元家族搬來之後，入夜後的鉄坂已經不再安全了。

雖然涼太和他的朋友覺得自己只不過是在破壞公物，不過在霧子看來，他們的行為以及怒氣都是出於想要為人們做些什麼的決心。這群年紀輕輕的搗亂分子曾經在橋元家族的要塞外牆上噴漆塗鴉、打破要塞的窗戶，有一次他們膽子大了起來，甚至去搶了橋元家的酒吧「虎居」。這間酒吧是他們從一個當地家族手上搶來的，現在被他們當作進行黑市交易的祕密地點。當然，這在涼太他們的眼裡並不算是什麼祕密。

涼太發誓，有一天他一定要和朋友們狠狠教訓這群黑幫。

霧子相信他會信守諾言，他們只是在等待時機來臨。不過，機會來的比霧子想像的還要快。

涼太從伸人那裡得知，兩天後有一批武器會抵達最近的港口。咲良向大夥通風報信，說她剛去見自己的叔叔時，他正在把貨物卸下送進倉庫。在他輸入大門密碼的時候，她假裝看向別處，實際上把密碼全都看在眼裡。那批武器只會在那裡暫放一晚，隔天一早就會運送到別的地方。也就是說，他們只有一次機會。

霧子、涼太、伸人和咲良躡手躡腳，溜到前院的大門旁邊。一路上十分順利，不過霧子仍然警戒地四處張望。輸入密碼後，他們順利打開了大門。不過就在此時，原來月黑風高的夜晚突然佈滿了刺眼的白光。

「目標在哪個卸貨區？」霧子問道。

「675 號。」涼太說道。「咲良也知道那裡的密碼。不過我們得先想辦法處理這些探照燈。」

「或把監視器處理掉就好。」霧子掏出一對苦無，在手中耍弄一番，然後用其中一把指向某棟建築物的頂端。

一夥人你看我我看你，鬆了一口氣並露出笑容。他們都很清楚她的能耐。

「太棒了。」涼太說道。「給他們好看，霧子。我們先去卸貨區，等你來會合的時候，門應該已經開囉。」

大夥兵分兩路，開始行動。雖然腳步飛快，但也沒忘記謹慎地避開有照明的地方。霧子閉上雙眼，全神貫注。

請指引我吧，靈狐。

她感覺到一股溫暖和關愛的能量，這種溫柔的感受就像是狐尾輕輕掃過身體。此時，某個畫面在她腦中浮現.....她

睜開雙眼。

靈狐回應了她。

發著微光、彷彿不存在於這個世界的身影佇立在鄰近建築的頂端。美麗如月光的牠向霧子鞠了一躬，並邀請她一起玩耍。

霧子微笑，也向牠鞠躬回行禮。她朝外牆縱身一躍，以優雅的姿態迅速上攀。此時，她看見靈狐正沿著屋頂大步快跑。霧子緊跟在後，並用她敏銳的眼睛掃視周遭，找出監視器的位置，同時伸手探向苦無，精準且迅速地命中每個目標。監視器發出滋滋聲、劈啪作響，畫面閃了一下，然後便沒有了畫面。靈狐從建築邊緣衝出，像一支銀箭般射入空中，然後輕盈地向下飄落。霧子在靈狐落地前，便預先瞬移到降落處前方約兩公尺的位置。

比賽開始了。他們在附屬建築物之間快速奔跑著，霧子手一閃就是一把飛刀，很快地把監視器全部搞定。在靈狐經過某個轉角後，霧子感覺到她的氣場改變了。

靈狐現在不再像隻貪玩、調皮的小動物，而是某種不屬於這個世界、彷彿不可能是真的，卻又無比真實的存在。橋元家在倉庫外派了三名守衛負責看守。霧子一次對付兩名橋元家族的守衛，此時母親的武術訓練派上了用場。她先用苦無的握柄打昏其中一人，然後看準時機，對第二人的太陽穴來了一記精準的肘擊。當她把第三人的武器從手中打落時，對方不但堅守崗位，還試圖伸手來抓她，著實讓她吃了一驚。霧子抓住他伸出的手臂用力向前一拽，肩膀往下一閃然後再狠狠往他的腹部撞去，賞了他一記漂亮的過肩摔。他在人行道上昏過去了。

霧子把他拖進倉庫，鎖在某個管理員的櫃子裡，然後瞬移到最近建築物的屋頂上，掃視四周確認有沒有危險。在地面上，她的朋友們就快跑到卸貨區了。霧子看見另一名朝他們的方向趕來的橋元家守衛，知道他們就要碰到麻煩了。

當咲良打開通往目標卸貨區的門時，霧子步伐輕盈地向大夥的方向快步奔去。

咲良對自己的成果感到滿意，甚至退後一步欣賞了一番。

霧子用精準的手法擋下了追來的守衛：先是瞄準腹部，然後則是頸部，三兩下就把他打到不省人事。他在離她的朋友們只有幾公分的距離倒下，發出了低沉的咚聲。

「真是及時。」伸人對霧子說道。

所有人再次把注意力放回貨物上。他們一下就找到了目標貨箱，那些印著風格一致的虎頭紋章的箱子便是。這些圖案代表著那間受橋元家族控制的酒吧。不過，這批貨物的重量也十分驚人，讓他們花了些心力。即便如此，大夥還是想出了辦法。大家一致認為，想出這個計畫的涼太是最有資格打開第一個貨箱的人。如他們所預期的，貨箱中裝滿了槍械，而大家抱著一種莊嚴的心情盯著箱中整齊排列的武器。

霧子移動到另一頭，開始把貨箱朝海灣的方向推去。橋元家族大概不會想到消失的貨物竟然會在混濁的水面底下。

涼太一把抓住她的前臂。「等一下。我說過，今年你還會再看到煙火的。」他打開了後背包。

霧子目不轉睛地盯著裡面的東西。

「你真的做到了。」她小聲說道。

「我們整個夏天都在囤貨，就是在等待像這樣的好機會。我還幫這些煙火做了倒數計時器，很安全的。你能想像這些煙火點起來會有多壯觀嗎？這一定能讓給那些混蛋一點顏色瞧瞧！」
「沒錯。」霧子說道。「這一定能給他們好看。」

聽見她聲音中的冷淡，涼太的笑容逐漸褪去。「怎麼了？」

「聽著，在開始之前，我想跟你們說一個我從島田宗次郎本人那裡聽來的故事。這是在夏末祭結束的隔天晚上，他對我還有他的兒子半藏和源氏親口說的。」

涼太、伸人和咲良年紀比她輕，他們不記得島田家族跟鐵坂人民之間持續數百年的深厚情誼，畢竟他們當年還太小了。數百年前，村民為島田家的士兵供給白米，讓他們有力氣戰鬥，並種出了遠近馳名的當地特產「島田桃」，讓家族感到相當自豪。島田家明白，他們的力量來自與鐵坂人民之間緊密的關係。雖然都是靠人民的勞力付出才得以生存，但是島田家懂得一個道理：就像稻田和桃樹需要悉心照料才能茁壯一樣，他們的家族也是受鐵坂人民的付出才有今天。這一點，橋元家從來不明白。

咲良皺眉。「這個故事一定要現在講嗎？」「沒錯。」

雖然他們自己信心滿滿，但是霧子看得出來，這群初出茅廬的小毛頭們即將踏上一條黑暗的道路，

而她知道自已必須立刻阻止他們。如果可能的話，她想讓他們走上另一條路。

「很久以前，在鉄坂準備舉行夏末祭的期間，每天晚上幾乎所有人都會離開住所，到村落近郊的河邊去欣賞華麗的煙火。」

「這件事被附近的敵對家族注意到了。有一年的夏天，為了讓島田家失勢，他們計畫來到鉄坂.....把整座城市燒成灰燼。」

涼太移開眼神，彷彿料到了故事的結局。

「因為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別的地方，他們放的火肆無忌憚地四處延燒。那個家族放火燒了桃園，讓住宅化為一片火海，甚至試過把御狐神社也夷為平地。直到最後，他們也不忘羞辱我們一番。他們殺掉了看守大批煙火的守衛，然後放火燒了整棟建築。」

「據說，那天的爆炸是人們有史以來看過最美麗卻也最可怕的景象。濃煙、烈火、色彩和火花，在整座城市上方四處飛濺。」「可是.....為什麼要這樣做？」咲良問道。「只是為了要打敗島田家？」

霧子點頭。「他們心知肚明，島田是少數有實力與他們抗衡的家族，而且他們一心想把對手的一切據為己有，包括家族組織、城堡，以及整個鉄坂。這場襲擊只是為了削弱島田家的實力以及人民對他們的信心。對他們來說，鎮民只是剛好被波及罷了。」

所有人都盯著地板不說話。

很好。如果他們想用對的方式達成目標，就必須了解這個故事帶給人們的教訓。「那個家族認為島田的思考方式跟他們是一樣的。鉄坂並沒有什麼很值錢的東西，

也沒有藝術品或稀有的貨物。這裡有的，只不過是一群村民而已。他們猜想，島田大概只會從城堡中派出幾輛水車到果園或是田地去滅火。農作物很重要，但是那些照顧作物的人呢？沒有哪個是不能取代的。於是，敵對家族派出武士埋伏在果園裡，準備把毫無準備的島田家殺個措手不及。

「但是他們一開始的假設就錯了，因為島田家跟他們的思考方式天差地遠。島田家帶著二十輛配有大水缸的水車、自家倉庫裡的食物、醫療補給還有醫生，親自趕到鉄坂去，甚至派出自己的繼承人去幫忙救災。在人們受到妥善照顧後，島田家的武士和村民一起前往果園。想當然爾，他們的人數遠遠超過另一個家族派來的手下。他們迅速撲滅了火焰，並輕鬆解決了入侵者。」

霧子還記得宗次郎對自己的孩子訴說這個故事時沉穩、嚴肅的嗓音。這就是故事的教訓。

這就是島田家的人應該有的樣子。我們照顧自己的人民，因為他們一直照顧著我們。他們填不飽肚子的時候，我們來餵飽他們。他們受傷的時候，我們會治療他們。當他們的城市失火了，我們會負責撲滅火焰。領袖必須承擔一切責任，否則就跟寄生蟲沒兩樣。

她轉向涼太。「橋元家在治理鉄坂上跟島田家的對手抱持著一樣的想法。在過去，他們利用我們遠近馳名、引以為傲的祭典和煙火，這些我們至今仍深愛的傳統，來告訴人民他們有多強大，而我

們有多渺小。現在呢？橋元家毆打我們的家人、控制我們的商店，掌控著我們的街道。」

她滿懷同情地看著涼太。「這裡的煙火足以炸掉橋元家半數的槍械。把這個地方放火燒掉，甚至放火燒了整座城市，對你來說都很簡單。但是這裡的居民.....我們的鄰居和朋友，可能會因此喪命。」

良田咬著下唇，思索著她說的話。

「我不是說島田家沒有犯過錯，他們在最後幹下的事情讓人遺憾。但是你必須捫心自問，這些東西.....」她向涼太手上的袋子示意。「會告訴世界，我們是怎樣的人。」

涼太終於正面迎向她的目光。「這會告訴大家，我們很強大.....但是我們跟橋元家沒有什麼不同。」

霧子點頭。「我們不該讓鐵坂的人民有更多感到畏懼的理由。不過，這不代表我們不能嚇嚇橋元家。沒有什麼比一支從暗影中出擊、身分未知、他們無法解釋的祕密組織更讓他們感到畏懼了.....」

「神出鬼沒，就像『妖怪』一樣。」涼太替她說完。

氣氛變得輕鬆了起來，霧子甚至看到幾個人臉上露出了笑容。她可以在心裡感受到，靈狐也表示認可。

「不過.....」咲良試探性的說道。「也許我們可以把槍偷走然後丟進海裡？」涼太向裝滿煙火的後背包點了點頭。「那這些煙火怎麼辦？」

霧子微笑。「用它們來慶祝我們的勝利吧。」